雅園居 上自敘

長洲旗子成 挄

太孺人為動衛家女生子六、其三也余少多藏疾年十三始操筆為文試學便著 德至王父開臺先生始以文章顯吾父恆甫先生繼起屢試不遇終老諸生吾母魯 吾宗和傅系出崑山自五世祖允齊公徒居崑山之西地名唯亭服田力橋代有隱

卯秋赴鄉試不售庚辰春先生捐館舎 ¤時年二十有八崩裂之餘痛自怨艾壬午 凡六年二十有三始受知於臺便三關倪公與得補博士弟子員嗣是試概高等已

復失乙酉夏我大清兵下三吳傳檄定行竊義者聚般湖中自申為號擅窺雉堞以 服閥秋赴遺試入園無韓越而歸一園順已細加評賞末篇以山頭水湄四字幾得 致傾城避難以兄弟奉母以行始並於沙河之南人雜音繁撰聞遠近小盜杌之鄉

宋敞之聚艘湖中者义招之勢不得不分徙乃與季弟母耳歸依周莊之高氏义獨

遷於陳嘉之某氏村中乏食潛赴附郭困次竊餘粒以行渡澄湖風厲甚浪沫濺激

戊寅叢編

曙始得抵村舍後又遷於鴛湖依沈氏沈為長女所歸仲氏戚因僦居焉稍定乃歸 衣蠹沾濕夜牛風益吼涸濱皆揭竿侶要切過客不附者殺之自分此生已矣天將

雅園居士自敘

主考為張中柱先生並屬自大學士與文女地出見齊先生超過世極自大器的交際獲中第十九名以本居大器為第三面地名為軍國司李漱皮陳公所薦為州人故里冬十一月本朝開科取士南征兄得舊內戌再行科學以有所激發慎下維榜 季冬偕南征赴公車時山左土賊橫野訛傳舉子道經其里續諸營中割蔵肢體慘

酷萬狀同行者咋舌欲解裝歸余強之往棄車乘馬問道以進余雖有戒心而意氣 1 1

學上級文献追陽雷公師定找南王长八部雖乙五世上 似無所為盤錯者士民進而請目邑之不

> 執法而已蓋盜庇於窩窩必富富則夤緣以脫法可脫於郡邑亦可脫於兩臺大吏 難清別盜難捕也余漫應之田是何難曷俟諸余念治盜無他治窩而已治窩無他 足供 神君設施民知之矣然有 一一林子 事即神君恐未易辦介詢之目邑之荒糧

凡左右令史多其耳目起滅文移隨其意指故此紛彼縱下緝上縱陽紛陰縱官紛

者赦其護盜及收盜之月例歲例諸罪令密訪某某可招某某宜捕其可招者即開 民縱盜何靖之有余先招鄉勇之能騎射者給以衣食示之親信察捕快之點而敏

誠布公許以不死一月之内得盜魁七人籍其名與鄉勇台問則較獵郊原以講武

身使之感且畏一日者語七人日我生而身突我欲盡捕者輩以安而邑若能之乎 備又時為開陳大義發其良心問語以某府某監司督捕汝案我反復陳說以生而

答目 公何輕言捕也吾之當非小竊比持之急則變生幸少當之某等寧敢忘報用

某所介馳騎往先令七人誘之出諸騎躡之不能逸如拉孤豚腐鼠從來盜之不晴 是七人者揚言持之急狀且語以有備以懈其志而陰解其黨乃密告众曰某盜匿

雅園居士自敘

戊 T

遊編

盗义生余刑訊得質肯立致之死餘遂遠遁此捕劇盜一案也當晉賦額三萬有奇 山縣令無死盜之權也展轉辯殿而盜柱担械道釜而盜生強有力者目聒於耳而

以舊額檄惟介痛切上書至再會部文义有查院益額之行於是巡鄉社訪父老相 時近畿有除荒征熟之令雷應減賦之六已得請於撫按而骨更索縣陋規不得輒

其畝之高下戶之贏縮察共間豪強有力匿賦不舉攤其稅於細民之無告者宿晉 十八里里之掌田册者為里書条悉名致之授以素册使畫供所隱又揭於通衢

令各自首質緘其數於镁中擬隨宜煮定永為定例而是多除目至調越之由陰不

得宽吾志此清荒糧一案也外此民無雜役庭有餘閒日與廣文李君課諸生得士 李培初王元晉等三十餘人賦詩考業嗣後科目华出其中又流寇亂時有孝廉張

人促之行束裝赴任初越東負錢塘險猶阻路教道天兵臨江皆爲獸散而不 子春去任二月抵里門離太孺人膝下十有四月悲多於喜居月餘憑限日迫 娌母女五人不受贼污鈩死非中余裴曰五冽泉以旌之令常僅九月順治五

氏如

年戊

福

159

矢立馬丘麓作登山狀衣白者皆散走惟獲老弱不及奔者縛而斬之得孩稱數人 十餘里四面皆由中為長荡荡側盡蔗叢惟見虛艇或雜或解飄者觸者迎風面旋 諸衡不乃歡然將之退次日憲檄新令偕八旗動各山賊欲阻之不可出來門行二 印未入手俟受印面後百物可集明晨余出湖道府衆皆近馬首噪余不爲動命皆 溺之河浮沈哀號全命駕舟者以篙投之極兩手持篙將出水兵以利刃截手足皆 踉跄攀緣石确間其足皆跣衆大群指示余曰縣官爾見滿山皆賊乎於是環門挾 峭曛色脱山顶立衣白人無算頭皆不裹亦有布裹者山塢中隱隱有旗幟飄揚面 者如水而浮陶衆遂爭先牽挽號於衆曰此奪得賊船可報功者前行不二里日方 役捧筆硯至從馬首判以行食頃諸物畢昇縣庭旗有八每物分為八輕重鑑黍較 皆匿笑是夕齊宿神嗣兵突至呼新令日雷牛酒雷劉粟雷槽醫劉介日官未流任 元心 机之徒分竄山谷間附和日衆山陰吏役來迎者其道其狀余至武林謁撫軍蕭公 公田邑陷城中好為之至郊見兵船數百屯城下諸田何官答日新山陰令也兵

雅園居士自敘

戊 il 叢 編

千言命捷足上之撫軍大略言此輩皆荷凱負歸之子非斬木揭竿之徒治之一守 毋汙以全婦節我亦不言衆首肯惟命過邑署不入唔道鎮共述其狀歸署急草敷 欲返已無進動意遂何令旋師由登岸余割衆日育來所掠財物我不言掠婦女若 百餘口局之船底天將明雨如注婦女寸絲皆濕痛楚寒頭之群沸耳余知其角重 耳兵少止然是夜月色暗淡復潛掠附近村落凡室中長物藍挾而有之叉房婦女 断余忿然作色目稱子何辜身為父母此輩皆吾子也若必欲殺吾子吾寧挂冠去

為城原寬一 令事耳何煩六師且極言軍與多毀兵不可不撤兵不撤則民不歸民不歸則變民 越因謂之目今日之事汝輩能戮力以破城乎皆對曰願效死余涂策馬騎集而前者報戶頭城數萬攻西郭余急披衣起時寧邑鄉勇及所招七人共二十騎相隨至 **顾桀驁未馴者疑兵退無備遂來寬城時四月二十一日余蒞治之七月也味爽課** 慨血淚十斛無軍心動答以數百言皆獎借策勵之語手諭甫下而撤兵之令亦下 月限得便宜部署傳悉解散不效則斬令以謝天下之言動者辭意感

> 泗 鎮將吳某亦 挟騎兵五十餘人並轉乘降自衣賊綠城蟻附面上弘騎哲門大呼

者見飛騎開門衝擊急駕舴艋道其緣城未上者皆蹶躓仆地相枕藉十里之外一 賊俱踉蹌墮城下賊之在城外

劍戟森然守衛甚同吳與余排閩入曰城退灰乃出見先是撫軍手諭有侵及道鎮 望皆自追擊二十里獲八十餘人而還斬以徇囘至府治局鎗嚴密不得入至道署

悉新令欲生全之上告撫軍狀乃感激悔悟日有令如此何忍負之者兵再至吾族 語賊復披猖深幸撫事無成新令言夸而無當於是復議請兵自衣賊值知其故且

無噍類矣於是城鑰方啓后摩踵悉入手一香填咽縣署號呼求撫介前出視事即

熱香燃燭延入草堂衆皆維拜余反復閱導識以禍福衆泣余亦泣若婦姑子女亦 宏摊就與肘而被之以行众散造與衛止隨一更一童子登舟篙櫓齊發比至一村

泣語未竟迎者復至挽行如前自辰迄西履其地者十五六紆折行不下二百餘里

荐則宿其家設雞黍爲之蟲飽以草藉地斯臥竟夕如是凡五日又一日去益遠路

雅園店士自敘

几

Ħ

益崎嶇問之土人曰此諸暨地嘉公仁風村人願 瞻拜耳離公所轄百里離郡城 貓

三百里矣余初出撫時辭鎮道及府愈欲畀切士以衛介堅郤之介一日不歸則跂

而望二月不歸則疑且懼三日不歸則徧訪而跡之四五日不歸度必不諱即幸生

亦必拘禁須重路乃脫及歸乃酌酒相慰勞因請於撫軍皆免死安插全活以數萬

必生異志乃七閱月不徵糧民安之類時門動和於今先是城之薦納白衣賊時脫 計前後未數日面撫事告成撫軍詫嘆曰顧山陰真神人也介念賊市歸農征輸迫 **非隙出城不數武輒級之去索餉不休得生而家已破及是戶得安枕且虎而冠者**

親紳如儿上腊介哺之如雛皆感激爭懷刺入見因與講論因革事宜次第舉行方

直余公鄉鴻寶倪公鄉元果軒周公鄉每供投緩死余博採所聞援明祖海危素面兵與時其鄉先達大節著者念臺劉公不食死鄉等虎子都公正襟投河死鄉起武

門信龍 全闕故事上之督撫謀之紳士嗣於學宮之两偏額 日五賢嗣以 倪玉 文旗 微器 到活. 果集 龍傳 等期 小朱 しば 13 /3 1 2. 有年 節高 na ivi 15-16G 保局 以提 時是秋浙周鄉試直指 8K-心 陳時 公外例 番蟲 火節 EX 思施

秋始最移比部無城門計兩邑俸共七年時年四十有一十一年中午春人都赴西 城工余出俸資拮据規畫民亦無知者九年壬辰冬又計吏再專卓異賜袍服癸已 曹任主政初任例提牢一月嗣半月更值一视獄餘無所事與諸曹郎詩酒自豪人 密請於憲長得能是役民無知者又省會為財防滿州兵築城以居州縣分界以任 盛八年辛卯廷議川師海上檄郡縣造巨艦購稅木所至取役失數千諸邑縣動余 失走匿山水間高吟狂飲每月考校諸生拔其尤者為關亭會業人交濟濟一時稱 考官能考治行課文藝介居首分校得士七人學 雅園居士自敘 歸家讀禮終喪不問戶外事十四年丁酉春服閱補比部即順同時山左琳枝李公 李璐 1:20 目為西翰林云九月卷太孺人卒於家十月聞計斟踊奔喪冰等中日行二百餘里 πů 平度冊人 按吳多異政中盡語入詔獄被刑委頓介資糜市藥編頌其寬以吳 練衣例截体候行取邑號繁劇 震的 **州十月义校武闆得士二十餘人順治六年已出多計天下墓吏舉卓異第** 一切治以節句日一 Y. Ti 豐周 介什 视事日與其鄉之賢士大 企發 范侧 小州 戊寅叢編 WI F 周端 FER 序点 除舊 lim EN

部竟忽則以待瞬骤呼以為前做棘即上余名時江南同考選者三人興擊以來釋充提調官時已有考選銓部之咨儀堂有不恢余者陽以是役推重而陰以沮之銓 您秋調禮部立題回班師科場獄與余婚勘名墨不為苗摘獲全者甚衆戊戌會試雲海那公師鄉記用過世以名御史忤旨亦擬成同目就道余經營左右之不避嫌 爾非蘇州人耶察何事以一一條對上笑額之舊例官吏部以硃封鍵戶旁管而客 司主事轉考功司適副即乏員正郎以疾注籍滿漢背馳主稿五異爭執無己事多 引見各陳鄉貫世祖章皇帝獨詳詢城郡邑部臣復以治行推遂蒙特簡吏部驗封 人自吳事遂得雪溧陽陳相國四部清剛勇於任事間排上意命自裁其子戍遂左 陸稽勳司員外郎多轉考功司員外郎正郎李君縣方以終養體而外計之册磨集 寝廢余坦直無私毎以敷言折服之一日駕幸南苑職當隨班內奏上臨軒注視日 余獨撤共封有客必面面無促膝私語**贈**貼必卻若親故無所爲者問亦拜之是秋 **余當堂計因念功司典劇普賢如陸贊裝置才望過人猶兢兢其慎余以中** 子居其 如

皆斂足余奔走求救不得問所欲言兩君各言有幼女未字余以二幼子與之締姻 問腳"次君邵村與"與余為同年友稱英逆交选科場之禍國門戍寧古塔親故 育即 其旁植榆柳已稍長成陰因壘土規池如村墅無粉飾撒腦與仲氏園併吳語野與 牛是之者亦牛傾朝送別投贈詩篇益篋笥部 也十八年辛丑吞正月世祖上賓放天同痛哀韶至撫司集紳士哭臨會有具令某 方成嚴時奸徒陰相約結欲修隨時報復入情詢詢余素得桑梓心坐竹石間晏如 不幸吾輩無可生之身亦無可生之地鍵戶不出會大帥梁化風提兵來挨寇大潰 雅普相似易其名曰雅園未數句海寇猝發勢甚危急或謀竄田野問余曰無庸脫 俗呼野園兒時轻嬉其地當指謂我他日當藉以作剛意中經誤甚悉後從越歸即 抵家屏跡問居聞鄰園廢址帖石栽花為苑裘計我祖父世居絃歌里舍南石曠土 **并撫共家子雲旂為子挾之以歸簡其裝僅數十金無以為舟楫資稱貸以行四月** 激已若不及恐以類名浼之遂決計以病論得旨予假一時奇之者牛迁之者 唱的 附合 行肥 诗强 四文 **介** 数 公 儿 桐城方氏長君裝 近 證 緬

雅園居士自叙

與共謀諸生义以事不自奔哭孔廟吳中故習諸生事不得直即作捲堂文以儒冠 人奔告日府守求見徑趨入倉皇出檄曰諸庄訂命事部督諸公邀先生公勘介曰 務得指使名諸中堅不承極刑幾點沒言訂令日曾以劣數偏告鄉紳訊者急問紳 指使預謀者意屬於余滿堂諸之撫遂先檄監司某具諸生獄監司與令同鄉左袒 裂之夫子廟廷名曰哭廟撫未之前聞張皇摭拾糾諸生驚大行抗國賦言言皆反 私盗酒米易值以媚撫諸生某某職踐更者不能平因計令諸不法事撫某疑薦紳 為累余以送揭故套何地度有不為意智最難喻促众人滿城竊訝何故急不少需 是波及我也愈呼小艇往十五日抵江寧晤同門鄧子元昭县述諸生所供途揭事 何名生首舉余以對乃不更問即檄道府建余四月十二日天雨適梅樹問小閣閣 **命令得直坐諸生以罪爰告成部堂抵江寧令甲騎網諸生往間目一訊搒掠百出** 側所為密以聞舉朝大震廷議遣滿部堂按狀撫恐得質謀所以自全因密屬推究 是及至會訊之門入坐門側同年蔣子虎臣亦為金壇案建至相對太息少頃衆

供日念俟命命何語即作是供訊者相顧俯首命拽之去自是不復訊不知其竟以微罪能官何害勿以死徇我降生宛轉欲死乃大言曰囚知上意意在紳某即索筆 大逆定獄制也禁所雞者皆滿卒即漢伍亦畏法信香不通問傳一二語都不得質 同建朱之僕多慧聞必以告捷如響余譽之再始告曰先生千古奇冤言未吐而大 至六月初旬金沙諸公見余毎毎頭涕私語轉相浩嘆甚有為余作誄詞作紀傳者 刑諸生哀號接側介痛者身受二十五日又提訊介語諸生日君輩懼我罪然我以 乃呼余反復辯驗已而推究納憲余曰求本無罪況他紳乎遂能訊二十日又訊盡 日提訊訊所乃故明舊內武英殿也司官先約薛生唐生馮生相繼受刑皆無所供 揭之事誰首之薛生曰揭出我手先生不閱委諸地我必以自先生即死不累十八 士也衆坐余一板林其下即同建朱子鳴處及其子與及馮生唐生薛生余因問途 擁至一署东之入幷續其手足余環視楚囚娛緊絡服蓬首悉京口金壇案所繫紳

锄乃知坐余以指使之律律綴首而諸生十八人皆立斬此六月望日也余五腑如 雅園居士自敘 戊寅器編

無虛刻惟恐余之不計於法也十八日外傳旨下獄中離然託後事託家事託屍事 **忿填胸目惟飲水粒米不入口滿雞者長跪俯首各以物餉至夜分柝者縊嚴璞伺** 埃之報而以非律死且坐以惡名何而目見先帝見吾祖父於地下乎淚咽氣塞怒

北拜吾君南拜祖父而後就刑勿忙亂應日能衆皆失聲越二日向午有銓司共事 **賀姓手持片紙至獄呼七八囚以往頃之賀又來別然呼余名余應之曰刑乎曰否 共胸千古奇冤四字索衣冠而整之坐以待旦黎明召逛者告之日臨刑之際俟我** 鳴明長號不絕於耳最亂心曲众乃倩朱大署其背某官某姓名及其兩股又大署 出見諸僕羅拜道左淚盈峰前語曰得生矣至飢所賀先以前呼七八人往各受杖

復爾官功忽或北向九即頭東向長掛謝以出時腳等中限大降一百八十餘人時移時乃為余解鐵索傳輸之日奉旨以汝為本朝官逆生途揭不看無他志釋闹罪 HIA *1*:12 1.11 存化 一体 1114 **眉與室寓見季弟子世** 獅子当け 机 持大哭因悉五月 -J:

> 從密語語移昇大都皆講情而余义答以道義退而言曰此老佩強利不可動將來 往關當途忌諱當撫其之蒞吳也一日猝至余實他往疑放謝之不懌翼晨又來擯 色以無恙為快及歸而傾城求見日數百人嗚呼余無罪故人宛之揆厥所由余性 紀天會大旱路司步爲民皆田烹弘羊天乃雨及渡江過郡邑暮泊舟岸側爭相物 先是余權此難吳中人士萬口同聲街談卷語靡不睡思。而痛惜余每夜必焚香 至門列坐流涕守獨攜心質排圖人急搜其裝著簽者箍罄諸所有老妻二妾抉鵬 其佐朱君礼照乙未進士海防劉君職殺城同知及邑命劉君發明 先是籍檄下撫欲傾余家謀之中軍李某弗從召郡守漢守穢失也勇而前往又偕 介不阿絕人過當達官長者素不干以私若地方利弊所關懷門以起直言無隱往 奔鼠漏蠹無栖地諸椰子皆足散越明盡收諸偾奴勒以供用宅所有老妻盡收置 抄家之事律制凡罪擬新沒疏上看守其家產人口得旨後行未有先掠如盗狀者 阅屏長兒年十七亦因焉又密遣心質踰腦而入凡古玩器皿告蜚册子攫取無遺 天报 大與人三才

雅園居士自叙

廢斥而仕籍學校爲之一至又以吳人怨已恐旦慕不測借防海名請兵駐蘇者三 必長短我而殺機伏突禍市脫復以抗糧之罪加三吳盡上紳士之逋豪末者請皆 戊 寅 袋 編

酷者莫如余即出而小草亦半在忠難中今年五十有五矣既不問世而槁項丘林 华而民宝一空雖三吳之級運而實余階之厲也嗚呼閱一 生之跡處忠難之奇而

我生不者故詳其便概若此時康熙六年丁未春三月松交咸自紀 亦幸工後此或無嘉言懿行之足傳決無敗名喪檢之足愧育子晚且魯恐無能述

此吾考功叔父松交先生丁未春江右歸舟所敍次也惟時余小子從游逢窗左

先生署中 後剧之管城凡數目夕而較稿蓋此行為这三弟今學博圖和就好豫泉茶補念 右伸紙湍毫其或時日之先後聞見之異同則以余小子所獲知者參核周咨而 ·新正七日吳門發棹經浙水踰玉山達江右省會幕春之初合營禮成

舟故沿江 解纜章江渡彭蠡舟中無他事先生追憶幼學至服官歷歷如昨乃爲敘次如 而風多不利 過则茲推務夜達梁山即天門山 也既日早行石

[1]]

此

弟進士用霖付之剞劂九原可作先生未嘗一 寅冬十一月猶子嗣曾拜手跋於天平山居 再生既歸值長夏以原稿异余小子余小子藏諸俠笥幾二十年始以原稿授季 者幾而先賴角師及高人之附角者竭力張帆乘風破浪返采石進港乃酌酒慶 光愈厲艅艎箕簸已逾栄石面檔敵桃折舟橫大江波濤詢汤其不入馮夷之宮 一日往也時康熙二十五年歲次內

夫以忠難餘生諸子幼椰不能少爲分憂代勞疫精役神積漸成疾不二年遂捐 如新音容不再迴環棒師涕泗交顧急謀剞劂俾後世子孫知先大夫幼學壯行 **電罗越歲竣事從兄乃出自敘原稿付用#距先大夫作敘時幾二十載奏手澤** 館含劬勞罔極抱恨終天嗚呼痛哉迨壬戌〃ぉ成進士乙丑始爲先大夫經營 華総弱冠六弟延平方就外傳八弟與東十弟與由十一弟即立俱在襁褓先大 兄母日藏之後的多十月為川以娶婦即手授析名訓言是時長兄母四仲兄母 先大夫於丁未吞捌三兄母和就婚泰補念先生官署歸所自敘生平以稿授從

雅園居士自叙《 所以加澤平民施德於鄉者永永弗沫也猶憶被雖時用母避匿於生母金宜人

戊 寅 叢 編

决得釋歸里傾城求見雞園三徑肩相摩趾相錯也此用華所耳聞目樂者於是 內下肆雜沓戶應常滿間與當日周吏部忠介公緹騎被建時情事相等及先大 母族范氏聞合郡士民并鄉村父老每晨執香赴各神廟代為祈禱又為古問吉

徵人心之公好三代直道猶存迄於今世風不古江河目下此道棄如土炎益可

概也大四男川霖百拜謹識

可死公車行賊營中可死知山陰招撫賊五日不歸可死亞獨諸生之獄足以死 黨之間最止得三遂以語祠部君面歸之同里後學韓簽題 粹也未管知哀未嘗知憂勞危懼五者所以階也先生自敍其即以教子孫乎吾 以死人且君子之處此益有味也不忘申車功所以立也得之桑落之下學所以 先生散然而先生不死傳曰死不在寇夫人之以佚樂死其身者多矣忠難安足 余既表先生之幕奏讀其自敘作而自然曰嗟乎先生蓋忠難中人也避自中 城

> 綠他案能官不出以一人之身朝被其榮夕罹其辱於是信禍福之倚伏世局之 即公自問無生矣幸天子祭其宛特旨釋之僅而獲免嗚呼亦危矣哉未幾彼凶 予潔故人與飲其中相樂不減少年時又能施德於鄉人鄉人突口祭之計公一 變遷而歲月不可把玩也於四江舟中作雅園自敍紀其不來甚悉時爲丁未三 人移鎮海南值吳逆之風為衆營食立盡蓋天道神明報施若斯之速也然公卒 終身可以樂而忘死突然一旦問居為內人所屬乾電人哭廟諸生獄欲置之死 亡何請急歸里乃求所謂野園者而經營之築臺漭沼鹽石樹木每春秋暇日招 告在乙亥予與松交先生同補博士弟子員相善也內皮先生登賢書子中副**事** 月越二年已西先生遂捐館合矣公殁距今二十六載其季子川霖與予子珍同 生出則為良有司住吏部處則為紹紳大夫之賢者且復有林泉哲卷之適若將 志得以治行高等名稽甚既涉銓司益出其才具馳縣常殺問予固望廃弗及矣 亦以同年视予义相得及令由陰予漏舟訪之共飲臥龍山下當是時先生年壯

雅園居士自敘

及軍器編

其後康熙甲戌夏六月同學年弟尤侗拜跋時年七十七歲 已化為自楊袞革奏古人哀逝之文思舊之賦豈有異於予懷哉因復泫然而題 平時以同人臟集重經雅園池塘無恙花島依然面嚴室應封牛就頹落斯人者 出獄過予草堂握手流涕飲為更生今事往人亡猶然談虎色變況親當其厄者 發王戍榜世好如初問持此卷呈予予老老荒落之餘追辱遺事恍如躐夢憶公

避嫌移疾歸里門敦故交而訓課其子弟不入長吏之庭地万有利弊輒諡言以 考功松交先生與余少同里長同砚席其才氣雄傑則十倍於余以故成名進士 所為今時則招光簽怨之大者也東坡公好議論時政門人畢仲游上告云是非 告甚或而折其知長恥同劉勝之迩蟬而多為揚清激濁之論此古人行義者之 為政縣令以中裝置銓曹丰朱著朝右時當計更趨走而營私者如務先生巡然 所是則是著喜非其所非則非者怨喜者未必濟君之謀而怨者多足敗君之事 **次蓋懼口舌取禍豈不信然先生亦坐是為巡撫某所忌某众人也佯為折節以**

年九十万 勿與非類者抵觸其亦有所緊觀也失時康熙已卯秋七月海鶴老人褚篆撰時 是編而累歃不置諸凡學問文章功名事業願其子孫世有之若立身廉諛之間 忠其真有所不獲已乎余與先生死別已三十餘年每過雅園棚馆由陽之笛閱 足以樂志餘年而所定思痛卒不能釋然於懷抱也是編之作歷敍生平存陳憂 告試先生而不與呢因借諸生哭廟案陷為指使身被鋃鐺幾於肉糜骨碎家園 **雪復為完人天道猶未泯耳驚魂甫定旋累奏銷仕宜幾成畏途雖有閩峒池臺** 殘破妻子問問善不可爲一至是乎幸諸生忍死仗義舉朝復公論難掩特恩昭

雅閒居士自敘 宛白播种間率以避禍為幸不數載先生竟鬱鬱以沒灸蓋吾蘇當有明盛時若以直言忤當路羅織大獄盈城悲憤門弟子相嚮痛哭幾於腸斷腦裂旣而先生

受業焉先生遂常召至雅園浹旬一課親題甲乙必曰孺子可教也辛丑春先生 歲庚子。方成童拙訥無文也獨遇先生獎拔於數百人聚課中先君子因命往

叢 緬

後故危身弗恤如此設天假之年縱使銓伏田間其足範後進而庇及鄉邦也量政周具精敏強幹之才而居鄉廉介激揚清議實為忠介文肅文毅公華步趣其 **有涯哉自先生殁迄今三十年所典刑凌替忽忽如隔世事。曾獨居深念韶先** 末造雖治桑變遷而宇宙正氣未至湮沒於吳中則數君子之力也先生服官益 抗搜滥禍一時士應晉義而樂爲之死繼以文文肅姚文毅公輩挺持名節匡扶 吳文定王文格公輩皆以悖龐渾厚蘊含元氣泊夫晚季詭隨成習而周忠介公

> 已證能仁人間好事勤行徧歸向遠臺問本真蓋綴錄之以識先生之爲先君子 死友也康熙庚辰首春受業門人彭定求百拜書

此九世祖吏部公雅園居士自述一編原有刊本傳世以年久散佚無存僅附 **减於家語中得以世傳不替綜計公之一生牛在憂疑患難之中而以哭廟**

之至以緩然大行為辭諸生倪川賓等十八人遂慘受綴首之刑吏部公亦以 **案為無臣朱國治所陷為尤酷哭廟為清初吳中互案之一共遇因由吳縣令** 任維初之私盜濟米爲諸生所訂告以事不得白環哭孔廟當事者從而羅織

狱嗣來連陷於縲絏者幾三月時值盛暑積汗成膏瘀血成腐頭肉與鐵索幾

之酸毗爲之製當時身受之事後筆述之者其慘笳爲何如耶爲之子者孫者 於膠結不分事雖終白所罹无妄之災亦甚矣至今讀公之自述猶不覺心為

悟之聲盈於獨路及得釋歸里慰問者履趾交錯戶為之滿此足徵人心之不 試默念當時情狀有不淚涔涔下者耶雖然公被難時士民所稱古問吉凶痛

雅園居士自敘

死突撫臣朱國治移撫雲南吳三桂之變以刻劉軍糧將十轉而食之幷骸骨

戊宜器編

即當時十八諸生緩首之地此可見天道之好還矣吾家以清白吏子孫世傳 亦無一存吳縣令任維初亦被後任撫臣韓世琦以別案梟首於江雷三山街

不絕蘇蘇與與公之後已傳十一世此益信廉吏之可爲也內子八月九世孫

柏华路跋

右雅園居士自敍一卷顧予減撰案予咸字小阮號松交汇蘇長洲人順治丁

傳有奏銷通海等案衣短駐劉天下第之而十八年辛丑吳中哭廟 **亥進士官吏部考工員外郎順治中朱國治巡撫江蘇橫暴為政屢與大獄所** 一条諸化

倪川賓金人瑞等坐斬者十八人子成性介不阿觸朱之忌遂被誣擬綾幸得

即兩漢政事節義名臣諸傅具在是奏以之風世厲俗良非淺妙而區區窮通得

君俯仰暗告暗鳴流涕今得先生自敘一編照手披讀生氣凜凜溢於楮墨問稿

至必令造密室解顏慰勞心喪驗傷失所依恃涸跡仕版疲弱滋怕輒與儀部

生一身存亡乃吾蘇風俗人心升降攸關非阿私所好也當先生末年杜門養疾

喪死 生延促之數又何足較論也與先君子 輓先生詩曰為善孳孳洵吉人獨能

匍匐救凡民鄉邦殄捧無悲仰豊為私恩淚滿市又曰去住空恋夢幻身知君久

i.

連生平較得諮傳聞者自為詳盡觀其釋罪歸來傾城求見日數百人蘇州府 直免死紀其事者有無名氏之辛丑紀聞哭廟紀略二書此為予成得釋後自 志亦謂沒後數十年里人緣立祠祀之則其平月之風采唆整立身剛直動人

雅園居士自叙
寬山趙治琛識
士即松交別號茲因自彼校付排印途略許數語附後戊寅多十有二月下旬
絕嗣為萬世吐馬而罹禍土類姓氏至今流芳試為一較孰得孰失哉雅閔居
殺者數百人大都皆漢人尊而成之今清社已屋當時凶燄萬丈之酷吏早已
入關於漢人風俗性情不免隔閡而哭廟案金壇案等及後來文字大獄遭慘
居士自敍即松交先生自述其一生閱歷於哭廟案言之尤詳余警謂滿人初
士· 題松交先生身首幾異處幸得直免死余未嘗不太息痛恨於心也此雅園
經諸生炭節先帝與大狱朝廷造大員來江寧按治駢戮十有八人幷累及糾
巡撫控告令不法而巡撫得賄庇右之於是諸生爲哭廟之舉會世祖賓天遂
余竹刻辛丑紀聞於义滿樓叢書中其紀載吳郡諸生因縣令盜賣漕米獻媚
吳中故事者資爲歲戊寅季冬吳縣王大隆跋
愛慕者可知已原有刊本久已無傳顧君子虬從家譜中錄出爱付手民為談